



霍格探案集

□ 荣获艾德伽和全美侦探文学最高奖

□ 被译为多种文字畅销全球三十多个国家

(美) 大卫·汉德勒 著
罗雨燕 邢杰 松仔 译

危险角色

The Man Who Lived by Night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曾几何时，斯蒂沃特·霍格是出版界的骄子，也是美女玛丽利·南希的丈夫。但是名声和财富就像玛丽利那样匆匆来，又匆匆地离他而去。现在霍格的谋生方式是名人回忆录的代笔作家，以及一个身不由己的业余侦探，助手是他所宠爱的猎狗，名叫露露。

有人希望刺探一个摇滚的传奇——用一支枪。

特里斯坦姆·斯加 (T. S.)，是一个隐居的坏孩子式的超级歌星。他属于传奇的英国摇滚乐队——“我们”，正准备揭示所有的事情——宿怨、女人、毒品。出版商已经付了一百九十五万美元，来购买 T. S. 的隐秘，而霍格被派往伦敦，把这些事情写成小说。这个工作不仅意味着一本错综复杂的畅销书，而且它也是一个机会，让霍格和玛丽利重归旧好。霍格知道这本书将会非常火爆——但是他不知道，他会成为该事的牺牲品。他所想要知道的仅仅是几个可供选择的留言条。为此，有些人却旨在把霍格送向黄泉——用一颗子弹。

用一支枪——

刺探一个摇滚的传奇

ER92/01

第一章

从一开始，特里斯·斯加就对我说了谎。他向我承诺，他的轿车会到海斯露来接我下飞机，并且将我送到他在萨里的住地——甘德波尔。轿车没来。没有我的留言。在萨里的电话簿内，没有 T·斯加的电话号码。我只有依靠自己了。但是我并不奇怪。特里斯·斯加是对你们而言。很显然，包括我在内的一代摇滚歌迷，都知道“我们”乐队的头号歌星仅仅是 T. S.。

我给布雷克斯打了个电话，看他们是否有一个房间，而恰好有。一部出租车将我送到那里。当时正是夜间交通拥挤的时刻，而且雨下得很大，这也不能阻止露露仰天长嚎。露露是我珍贵的猎狗。我放下我的车窗。它就把后爪坚实地踩在了我的腹股沟上，大黑鼻子伸到了潮湿、迷蒙的空气中，并且欢快地呼吸着。这是它第一次到伦敦，它一直都盼望着这一天。

布雷克斯是一个小而安静的旅馆，位于南肯星顿的一条小而安静的街道上。尽管天已经特别黑了，我仍然喜欢这个地方。

玛丽利和我曾在这里度过了我们的蜜月。当我发现特里斯坦姆·斯加先生在那里有一个帐户时，我就更加喜欢这个地方。我住进了后院最顶层的一个温暖的房间内。那里有一个阳台。我挂起了我的雨衣，然后，我就从服务台要了熏鲑鱼、三明治和一壶茶。我给酒吧服务员打了个电话。既然我遇见过当年的独麦芽，我就决定，他最好送来一瓶陈年的剑末兰格酒。

接下来，我给杰·威特劳伯打了电话。他是 T. S. 在纽约的律师。我告诉他我遇到了麻烦。

“看来他忘记派车了。”杰安慰我：“这不足为奇。”

“如果这是事先约定好的事情，他就应该记住。”

“确实如此。看，霍杰，这就是 T. S.，他是一个独特的复杂的人。在二十年以来，他大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摇滚巨星。你应该容忍像他那样的人。”

“杰，当你容忍像他那样的人时，你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吗？”

“什么呢？”

“一本没有人会引以为自豪的书。”

“我认为这不会发生在像你那样有才华的作家身上。”

我认可了这一句话。

“给他一次机会，霍杰。耐心些。T. S. 在每一件他所经历的事情上，都难以相信别人。我的意思是，别人告诉我，你善于处理最难办的场面。”

“如果他真的希望书能出版的话。”

“他是这样想的。我知道他是。他已经准备好着手进行了。”

他有爆炸性事件。在你和我之间，我认为公众忽略了他。而且金钱不会伤害人的。”

出版商出了一百九十五万美元的高价来购买特里斯·斯加的生活故事。我参与了此事，来帮助他讲述其道事。

“我将给甘德波尔打电话。”杰说到：“看能否搞清楚，他将和你取得联系。等着，这，这可能不会太久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，杰？”

“立刻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，杰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OK？请你保持冷静。”

我和露露分享了鲑鱼三明治。它大饱了口福。我就着茶和一小杯剑末兰格酒，吃下了我的那一份。这并不是我所尝到的最劣性的威士忌酒，起码它要比剑立外特酒要好。

我为自己准备了一个泡沫浴。除了奶块之外，洗浴是身处英国的最美好的时刻。这里的浴盆实际上长得足以将身体躺在其中。我永远无法理解，美国浴盆为什么那么短，只能将幼小、吵闹的孩子放在里面。我给自己又倒了一杯剑末兰格酒，然后就步入浴盆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慢慢地浸入水中。

我并不在乎四处闯荡。玛丽利是我的前妻，碰巧在几天前光临海马克，在一个复兴的《费城故事》中扮演特蕾茜·洛德。安索尼·安德鲁与她配对扮演戴克斯特尔·海文。在我动身之前，里兹·斯米思的报纸专栏中就已经有了一些流言，说玛丽利和她的新丈夫——……那个极其火爆的年青剧作家冉克——……有点不合谐。他并没有和她一起来。

我躺在浴盆里，独自啜饮着我的啤酒，并且思绪重重。我想象着她是否将会乐意见我。想象着，既然我又找回了自己的才思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俩人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玛丽利。在那个美好的、我们自己首次成功的冲动下，我们互相倾心相爱。她是玛丽利·耐什，乔·帕普的最新最美的爱侣。我是斯泰蒂沃·霍格，那个高大、朝气蓬勃的作家，出版了极其成功的处女作——《我们的家庭事业》——这本书曾被《纽约时报》称作是“八十年代的新文学的伟大的第一颤音。”天啊，我们是受人爱戴的。然而她保持长青。为玛米特剧本赢得了托尼奖。为伍迪·艾伦的电影赢得了一个奥斯卡奖。《时报》将她刊登在封面上。我，却枯萎了。失去了才思——任何种类的才思。没有成功的小说。没有婚姻。我崩溃了。但是那都是些云烟往事。这些日子我非常高兴，就像一个曾经度过最美好的日子的人。我甚至正在创作第二本小说。但是它的产生就像涓涓细流，而不是滔滔大浪。也许，在我能够完成它以前，我最好放弃它。可能，我最好成熟一些。同时，我迷上了代笔。我极其适合我的第二个、有点不太体面的职业，一个代笔小说家——部分因为名人回忆录比其它体裁更具有小说性，部分因为，做为一个以前的名人，我和我的被试具有相同之处，而一般的代笔人却没有。诺玛在《日落大街》中说过什么来着？“伟人具有伟大的自豪感”。这句话里正好包含了这种体验。

当然，我也遇到了一些小小的职业灾难。一个代笔人探寻名人的秘密。过去的和现在的。当事情发生时，周围总有一些人，他们不希望这些秘密被人知道。我握的是笔，而不是枪。

麻烦不是我的业务，但是我的业务可以引起麻烦。

我在旅馆内吃晚餐，以防 T. S. 打电话过来。我穿着我的海军蓝法里西服，以及一件粉白色的衬衫，银白色的袖扣，白褐相间的圆点花纹蝴蝶结领带和牛皮背带。我看上去就像百万富翁。露露和我步入豪华的地下餐厅，四处顿时一片安静。

克里斯·里夫正在那里和一个迷人的白种女人共进晚宴。毫无疑问，他是进城制作《超人十一》。一年夏天，他和玛丽利在威廉姆镇拍了一个戏，但是我已经知道他在镜头外的超能力是乏味的。我悄悄走进小酒吧，刚好被一个匹兹堡钢厂的后裔拦住。他让我相信，在几十年前，我们曾在长青藤联赛运动场里互相搏斗过。但是这些日子，我发现自己并不能记起很多事情。小说出版了。他曾经喜欢它。我为他买了一杯酒。或许 T. S. 也喜欢那本小说。

我坐在角落里的桌子上。在那里，我吃了鸭肝、羊杂碎，喝了一瓶杜松子酒。露露吃了一小块过油的红啮龟。最后我吃了一小块鸭梨馅饼，喝了些咖啡。露露又吃了一小块啮龟。T. S. 没有来电话。我们转了个方向，走到南肯区整洁、井然有序的街道上。雨已经停了。现在，到处是一片潮湿和迷蒙。我喜欢迷蒙。迷蒙是深沉。迷蒙是奥秘。晴朗的天空是属于其他人的。晴朗天空是属于排球运动员、套利商人以及屏幕作家。露露正在进入伦敦，它欢快地嗅着每一个草丛、树木和灯柱。由于它的淘气，它的脚爪和耳朵沾满了泥。后来，我们就上床睡觉。仍然没有电话打来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走到了杰米恩街。在佛罗里斯店，我买了

我的花露水和爽身粉。在顿布尔和阿瑟店，我买了一个新的披肩领点式丝绸长袍。玛丽利已经把我的旧睡袍带走了。我一直无法保留自己的衣服，因为她穿那些衣服时要比我穿更好看。那个年青漂亮的售货员，名字是尼格尔，他在放弃向我推销那些俗气的条纹衬衫后，最终劝我买了一些白色衬衫。从那个商店出来后，我转向了萨准尔大道。在斯维克兰德店，雅克尔先生让我试了一件 16 盎司重的灰合维呢羊毛西服，有一次他竟俯下身闻了一下我的法里服。在那条路上，我从玛克斯维尔店订购了一双崭新的科尔多圭皮鞋。当我返回旅馆时，仍然没有电话。我将下午消磨在外面阳台的迷雾中，身旁是露露、地毯、茶壶、剑末兰格酒和《一百二十年》，这是艾尔文·肖的短篇小说集，我已经反复读了多年，让自己牢记什么是好作品。没有电话，我走着去看新上市的艾克波尔恩戏剧。仍然没有电话。

在午夜时分，电话弄醒了我。

“看来出了一些差错。”那声音是轻柔的，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。没有一丝明显的利物浦人的口音。杰曾经告诉我，T. S. 实际上并不以人们想象的那种方式谈话。这句话有些做作：“我以为你下个星期光临，你明白。”

我绝对不说一句话，只是听着他的呼吸声。它听起来就像是话筒被他放到了喉咙之处。

“一个差错，你明白。”他重复了一句，现在有些不安了。

我仍然不说话。

他也不说。在一个非常长的沉默之后，他最终开口了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我将坐早班火车到桂德弗德，派人到那里迎接我。”

“是的，好吧，当然。”

“你不是还有其它想说的话吗？”

“什么话呢？”

“诸如没有差错。你故意忘记，这就可以让你体验一下我的愤怒极限，你就再也不会那样做了。”

他咯咯地笑了。这声音是《奸尸狂》里的乔里·布戈尼尔所发出的疯狂邪恶的笑声，该书是“我们”乐队的强盗小说，在早期 70 年代，卖了八至九百万套，并且被制作成那种令人作呕的肯·卢斯尔的电影。

“这并不冒犯我，伙计。”他尖声叫到。他现在听起来就像强壮的无赖，冲出了利物浦——完全变形了。“我若回敬，就会鲜血淋淋。”

“好吧，回敬其他人去，我退出了。”

我挂断了电话。然后，我等着他再打过来。当我挂断名人的电话后，他们通常会再打电话的。他们并不习惯于那种态度。这会向他们挑战。他们喜欢这种方式。

我让电话响了三次，然后拿起话筒。我听到的呼吸声更加沉重了，但是他最终开口了：“我不再那样做了。”

“谢谢，晚安，特里斯坦姆。”

“晚安，霍格斯。”

我转过身，回到床上睡觉。我们的合作就此开始了。

一辆紫红色的罗尔斯—罗伊斯的银云车到桂德弗德火车站

接我。身着制服的司机正值四十壮年，肌肉发达，脸色红润，留有小胡子。我帮着他将我的手提箱放在车后面，然后，露露和我就坐到了后排队椅上。后排有一个小酒吧，同时装有电视、冰箱、大量的黑木和鸽子的灰色羽毛，以及一个玻璃屏风。酒吧是密封的。如果你感到极其舒适，那么坐车就不是一件坏事。

桂德弗德的郊外散布着极新的建房和购物发展区。这是英国比我们做的更糟糕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不久，就只能看到山毛榉树、荒野和破碎的石头围墙，就像小说里的安静的村庄：西尔、高木夏尔、渥顿。在多金镇外的小山上，一个破旧的诺尔曼城堡的遗迹耸立在那里。在布莱青累，我们转向了一个狭窄、围着小树的道路，于是司机打开了屏风。

他抑扬顿挫地说道：“先生，在你的右边将会是普雷期庄园。”我们驶过了一个石头城堡，竟然那么的巨大，以致于多那德·特鲁姆普将会同意隐退其中。“克莱夫斯的安妮曾经住在那里，亨利八世将它送给了她，当他们在 1540 年离婚后。”

“如果玛文·米契尔森当时还健在的话，那么她会成个什么样子呢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大约又走了一英里，林荫路的尽头到了，那是一个锻铁门。这里，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卫正在值班。一个警卫打开了罗尔斯的后车厢，并且开始检查我的行李。另一个警卫要求我走到车外面。

“我们要步行下面的一段路程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先生，这是日常安全检查。”他回答到：“无人例外。”

他的口音是美国的。制服也是美国的。西尔斯——安聂·帕尔默的收藏品。他拍了拍我的全身，看是不是藏有武器，然后告诉我可以回到车里。另一个警卫“呼”地关上了后车箱。大门缓慢地敞开了。我们驶入了特里斯坦姆·斯加的领地——安全的领地。

路是碎石铺成的，而且两边种有山毛榉树。路领着我们穿过了草地、穿过了树林、穿过了阶梯花园、穿过了一个小湖。然后，路穿过了一群小的石头房屋——工作人员和保安人员住的房子和马厩、车库、小教堂。它本身几乎就是一个小村庄。难以想象，车开了那么长时间，但是一直就没有离开他的领地。难以想象，但是美妙至极。一座廊桥帮我们横跨了一条小河，最终，我们见到了甘德波尔。它是一幢十八世纪的砖制庄园房，三层高，在中心有一个玻璃穹窿。我怀疑那里的房子超过了六十间。

“很值钱。”我说。

“先生，确实如此。”司机同意：“极其昂贵。”

另外两个警卫站在前门。我后来听说，他们总共有十四人，全部都是退伍的FBI特工。

屋子的管家身着一件衬衫和打皱褶的短裙，都是用相同的瓶子绿色的山羊绒制作的，以及一双圆形的棕色皮鞋。她已经六十多岁，体态丰满、脸色红润、头发银白。当我下车时，她笑了笑，并且向我招手。

“欢迎，欢迎，霍格先生。”她高声欢呼到：“请进来。他还

要等几个小时才起床，但是他要求我好好款待你，我是帕米拉。”

“我是霍杰。”当我们进屋时，我说：“这是露露。”

“噢，你好，露露小姐。”

露露立刻在门厅光滑的大理石上打了一个滚，四腿仰天，讨人宠爱。这是它的一个绝技，用以讨好别人，这样别人就会给它一块美味的食物。

帕米拉很高兴，跪了下来，发出优美的噜噜声，然后拍了拍露露的肚皮。她对露露说：“你是多么可爱的小家伙呀。”她又对我说：“噢，它的呼吸有点儿……”

“它有吃零食的习惯。”我告诉她：“我可以肯定，你将会看出来的。”

甘德波尔不是一幢朴素的房子。门厅有两层高，并且镶嵌着装饰性的模片。一个弯曲的台阶——宽得足以容纳一辆兰格·罗弗车——通往二层楼。一个高高的门廊被柱子框起来。一个拐弯的山墙通往巨大的起居室，那里有更多的新婚式的装饰，天花板上画着仙女和天鹅。家俱漆着路易斯九世，桌子镶着树叶的图案，椅子是精心雕凿而成的，并且用红色的丝绸包了起来。这是极其绚丽的，而且看起来很纯正。墙上挂着大量已故英国人的正式肖像。地板上铺着颜色绚丽的波斯地毯。这样的地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因为它的主人在玛蒂森广场，面对一万八千欢呼的歌迷，脱下了他的黑色皮裤，并且挑逗警察来拘捕他。（他们抓了他）我觉得这个地方更像是特鲁曼·卡波特曾经住过的地方，如果他有一个同胞兄弟的话，但是 T. S. 会说

他不是。

露露打了个喷嚏，它浑身打起寒战。它的主人也是如此。房子的温度就像一个肉类冷藏库。

“我已经告诉西侧的迎客小队，让他们接受你的指命，”帕米拉说：“我确实希望你能感到愉快。”

“如果再暖和一些，我们会感到舒适了。”

她咯咯地笑了：“你们美国来访者总是怕冷。”

“那么斯加先生也是如此了？”

她皱了皱眉，不安地咬着她的嘴唇。“我觉得斯加先生几乎没有这样的感觉。”

西侧的迎客小队在二层楼上，并且位于长长的铺着地毯的走廊尽头，就好像是另一个世纪之外似的。这一边，起居室是阳刚的，还有友善。墙壁上挂着狩猎场面的油画，美好的包皮的沙发和长椅围在火炉的周围，火炉仁慈地散发出火光。我所要求的打字机就放在一个厚实的胡桃木写字台上，面前是一个高大的窗户，可以鸟瞰甘德波尔的迷宫。很明显，无论谁坐在那个位置上，都会永远不再创作第二本小说。帕米拉打开了一个衣橱式的柜子，给我看一台电视、录像机、立体声系统和电冰箱。那里还有满满书架的看似有趣的书籍，餐具柜内装满了看似有趣的瓶子。

在卧室里，有一个巨大的四腿床和另外一个衣橱，这是放衣服用的。已经有人把我的行李给带了上来。

“如果你想吃早饭，我就在厨房里。”帕米拉说道。

“谢谢，露露会把我领过去的。”

实际上，露露已经占据了最靠近火炉的皮椅，并且根本不愿意离开。也许它更喜欢这里，而不是我们在西九十三大街的暗淡狭小的五层楼的小屋。可能不仅仅它是如此。

“你的房间每天都会有人整理。”帕米拉继续和蔼地说道。“你需要收拾或清洗的物品，请留在门旁，我会让人料理的。我真的希望你在这里感到快乐，霍杰。”

“我想我可以在以后二十或三十年都快乐的。”

在餐具柜内有一瓶玛卡兰的独特的啤酒，几乎和我的年龄一样大。它肯定喝起来极其温和。当我品尝它时，我解开了我为露露编织的法尔艾斯尔汗衬背心。一年冬天，它患上了咳嗽病。我不希望它再次出现呼吸道方面的问题。当它患这种病时，会打呼噜。我之所以知道这些，是因为它喜欢睡在我的头旁，它会轻柔地依偎着我的头。我把它的碗放到了浴室里。同时也有它爱吃的唯一的罐装食物——供猫和非常奇怪的狗食用的、“九条命”牌子的鲭鱼。然后，我挂起我的衣服，并且决定探寻一下。

在西侧，除了紧闭的房门，没有任何其它的东西。东侧是完全封闭起来的。楼梯通向三层，而且房顶建立在一个小平台上，那里有一系列的笨重的双层门，紧闭着。这里坐着另一个警卫，正在阅读一本《今日美国》。他抬起头看着我。他没有笑。

“这是斯加先生的房间吗？”我问道，瞄了一眼房门。

“还有录音室、餐厅、工作室。他几乎全都包揽了。你应该是霍格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他现在正在睡觉。并且不希望被人打搅。再见。”

在楼下我发现了一个图书馆、一个正规的餐厅。一个嵌板的台球室和一个巨大的室内球场，这使得起居室显得小了。一场运动比赛可以在那里不露痕迹地进行。正是露露发现了厨房。帕米拉正在那里冲洗浆果，并且轻声哼唱着。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厨房，而且不太狭小。

那里有三个冰箱和一个带罩的火格子。

“你吃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女士。”

“那么就自己倒些咖啡，然后坐下来。”她命令道，指着一个没有收拾的乡村松木桌。“他还要安静几个小时。他只是生活在夜晚的人，你知道。”

“就像孔德·德拉卡勒？”

“那么你已经见过他了？”

“我们从未见过面。”

但是我知道他，就像大约每一个美国人从1964年就知道的那样。那时他在艾德·苏里文演唱会上第一次出现，他那阴沉、有麻点的脸庞在摄像机前肆无忌惮地向前冲过来，鼻孔无礼地闪动着，声音就像一种急躁的原始尖叫。那天他唱的是“我们”乐队最流行的歌曲“八面威风。”在过去的岁月中，出现了那么多的流行歌曲——“来吧，宝贝”、“多爱我些”、“这肯定是爱”、“新时代”、“艾洛伊斯小姐”、“我们是双重麻烦”、“献给约翰尼·宝干”。我当然知道他，他就是T. S.，充满了天赋、

愤怒和他自己。招摇、自大、藐视观众，藐视世界。在苏里文舞台上，与他并肩而立的是洛里·劳，他的金头发蓬乱、未经梳理，他的参差不齐的牙齿咬住了他的下嘴唇，他就弹奏出狂野的吉它浪波，这给“我们”乐队以不同凡响的声音。T. S. 和洛里是儿时伙伴，“我们”乐队的共同创建人。被人广泛称作是双重麻烦。在他们身后。帕皮·约翰森执棒击鼓，汗流满面，冷笑天下。帕皮·约翰森，这个人来自路易斯安那的蒙诺，成为英国第一个黑人摇滚明星。该人被英国报界称为是波宁的野蛮人，因为他击鼓的方式和他的生活方式。在他身旁玩低音的是德里克·格里格，身材高大英俊，长着一张唱诗班男孩的脸和先天的天使的声音。

他们下流而粗野，他们是叛逆者，合在一起，四个人掀起了席卷全美的、继甲壳虫成名后的第二次浪潮。正是继他们之后，又出现了滚石乐队、谁乐队、动物乐队。“我们”乐队将会像任何一个乐队那样长青。他们的生命超越了蓝调律、摇滚、疯狂摇摆舞、重金属。他们的声音是独有的，并且没有人比他们做得更好，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，为什么他们那样受人关注。他们是坏孩子，他们吸了太多的毒品，打了太多的架，玩弄了太多的女人。他们向世界宣战，并且相互之间厮杀。好像一直都存在宿怨和矛盾、暴力、丑闻、死亡。就在苏里文演出的一年后，帕皮·约翰森被关进阿肯萨斯的小罗克监狱，被判定对一个十五岁白种小女孩实施了强奸。该群体被美国驱逐出境。两年后，帕皮由于毒品过量而死亡。乐队继续生存、胜利、破产、改组、再次胜利。直到1976年夏天那个可怕的夜晚。在